

想 當 年 在 敵 後

● 喬 家 才 (前軍統局督察長，現任國民大會代表)

天 河 配 真 牛 上 戲 台

安徽國大代表蘇冷颺先生，石埭縣人，和周世光夫人是同鄉，日前詢問世光兄死難情形。五十年了，整整半個世紀。往事如烟，悲傷感念，不堪回首。

佛教講因緣，講因果。中國人說「數」，又說：「在數者難逃」。這個「在數者難逃」，好像基督教所說：「上帝的安排」，非如此不可。天地間似有一種力量，冥冥中支配着一切。那一年，軍統局華北工作遭遇的厄運，事先我已發現端倪，想盡力量化除，徒勞無補。神遣鬼使，非發生不可，令人惋惜！浩歎！而我能逃過此劫，活到現在，也是奇蹟。

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下旬，我從戰時國都重慶出發，經香港、上海、回到北平，督察軍統局華北敵後工作。華北同志多係多年老友，此行亦帶有慰勞之意。預定督察的範圍：平津、察綏、保定、石家莊、太原、大同。

郵輪抵達上海時，正逢七七事變二週年，租界戒備森嚴，如臨大敵，祇留一個兩尺多寬的進

出口，進入租界，須經搜身檢查。

七月中旬，回到北平，妻看見我突然歸來，驚喜交加。

當時北平區區長為馬漢三，副區長為周世光。漢三兄奉召到後方去了。北平的工作實際由世光兄負責。他的鬥志高昂，精神旺盛。我們二十四年十二月下旬，由南京偕同到達北平，我任站長，他任書記。二十七年三月，我奉命赴後方工作，是年他曾被日本憲兵隊逮捕一次，應付得當，化險為夷，幸免於難。

和世光見面，除了敘述一年來彼此情況，世光告訴我，李少白已經叛變，奉准制裁。我和少白沒有見過面，但知他參加工作，係漢三介紹，過去成績不錯，怎麼會叛變呢？覺得有些蹊蹺。我決定親自去和他談談，了解真相。世光說很危險，不能和他接觸，一再阻止。我不覺得有甚麼危險，還是去到少白寓所，少白年輕很帥，態度誠懇，似有很多委屈；看見我到達，非常高興，很想一口氣傾吐出來。

我告訴世光，李少白的案子並不簡單，應當把他送到重慶，由局本部審問清楚，絕不能在北

平草率處置，我已向局本部建議。

世光和天津聯絡安當，先去看天津的工作。天津日軍正封鎖租界，進出都非常困難，幸好我們同志天津警察教練所教育長石慧麟兄安排，到天津的第二天早上，很順利進入英租界。記得到達天津那天，正是七夕，晚上到戲院看應時好戲天河配，真牛居然上了戲台。國劇中的動物，都是由人扮演，真牛上台有些突出。

主持接頭處的是小錢，抗團同志，不到二十歲，活潑可愛，熱情洋溢。他看見我到達，表示熱烈歡迎，立刻通知曾澈。不到五分鐘，澈兄親自來，把我接到他的住所。他很細心，已排定我和同志們談話的時間和地點。

在一處公園，和張奉新談話，我發覺天津潛伏着很大危機。張奉新滿腹牢騷，情緒激動，憤怒異常。他對曾澈誤會很深，極不滿意，舉出兩點，向我控訴：

(一)曾澈對待同志很不公平，厚於抗團，而不重視他們。

(二)重慶發的是法幣，但是他們領到的却是偽幣。法幣偽幣之間，動了手脚，讓他們吃虧。

我盡力安慰張奉新，我說：「曾澈對同志不公平，分厚薄，我可以糾正他，要他儘量改善，好好對待同志。至於不發法幣，改發偽幣，你錯了曾澈。天津有專門管錢的人員，曾澈領到甚麼，照發甚麼，他不會領到法幣而發偽幣。法幣兌換偽幣，和曾澈無關，至於有無毛病，我一定查清楚，向你交代。」

當時法幣在天津租界內通行無阻，而且法幣比偽幣吃香。軍統局會計室派葉震為華北總會計，駐在天津，負責華北各單位的經費。重慶匯到天津的經費是法幣，法幣在天津以外不能流通，必須兌換成偽幣。但是這種兌換手續，還可由領款單位自己去辦，總會計應照發法幣，無須代勞。況且，法幣在天津租界內既然通行無阻，天津更無改發偽幣的必要。張奉新提出這個問題，並不過分。不過兌換方面如果沒有毛病，也不算甚麼錯誤，我可以借張奉新到銀號核對，消除他的誤會。

要查清楚法幣兌換偽幣，有無弊病，弊病多大，必須葉震和我合作，提供確實的資料。他是會計室派出來的大員，又很自負，我冒然去調查，必遭拒絕，不是自討無趣嗎？所以急電重慶，說明張奉新提出法幣兌換偽幣問題，非常嚴重，非查清楚不可，請即刻通知葉震，和我合作，查明此事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。

調查此事，非常簡單，祇要葉震開列一張單子，某月某日兌換若干法幣，兌換率如何，我到法租界山西，同鄉的銀號核對，不用兩分鐘，就可調查清楚。可是我的緊急電報發出半個月，沒

有回電，很顯然，會計室不讓我過問此事，不讓我調查。我既不能調查，就無法向張奉新解釋，問題嚴重，我告訴曾澈：「法幣兌換偽幣，不能查個水落石出，向張奉新解釋清楚，他必不甘心，會出亂子，請你注意，並報告重慶。」

天津大水危機四伏

進入租界第三天，天津突然發生大水，為數十年來所未曾有。英租界低窪地區，水深九英尺，一層樓房全部泡在水裏。我們的活動。受到很大的限制，出入必須乘船，極不方便。

天津工作，因有租界掩護，心理上都很大意，戒心不足。曾澈處境十分危險，而極不在意。一天晚上，就我多日來了解的情形，和曾澈兄作了一次長談，吃過晚飯談起，一直談到次日天亮。

我告訴他，因為他的工作積極，成果輝煌，尤其抗團的表現，有聲有色，對日本的威脅很大。日本軍閥恨他入骨，必欲得到他，消滅他才甘心。他的環境已很險惡，而部分同志又極不諒解。內部有裂痕，在敵後最危險，他不宜仍然留在天津，應當趕快離開。

談到部分同志對他不諒解，說他對同志有厚薄，他沈默片刻，突然面帶微笑地說：「我對同志，是效法戴笠先生呀！」

「你錯了！」我很詫異曾澈會有這樣想法，我說：「你怎麼能學戴先生呢？戴先生指揮着遍及全國各地的同志，他為了解各地的情形、各同志的情形，不得不依靠部分小報告。這也是一種

不得已的補救辦法，也祇有智慧極高，雄才大略如戴先生者，才可以運用。你領導的工作，不過天津一隅之地，同志不過百人，都在你掌握之中，應當一視同仁，精誠團結，怎麼能厚此薄彼，親此遠彼，自造分離呢？你怎麼能學戴先生？這就叫畫虎不成反類狗，會出大亂子。」

「爲你自己的安全，也爲了天津的工作安全，你應該離開天津。假如你願意，我可以向戴先生建議，說明實情，一定可以獲得批准，否則，我不能建議，建議也沒有用。」

「我需要仔細考慮，過一兩天再答覆你。」曾澈誠懇地說。他知我用意至善，完全爲他着想。

過了兩天，我們又懇談一次，曾澈告訴我，他不願意離開天津。他打擊敵人，既然使敵人震撼，怎麼能輕易罷手呢？他不怕犧牲，犧牲也值得，所以要和敵人繼續纏鬥。另一方面，他也捨不得離開抗團，那是他一手組織、培育成功的抗日力量。

悲劇發生內心難過

從天津回到北平，最使我震驚意想不到的一件事是趁我去了天津，李少白由李廣和負責執行了。屍體埋在西直門內一個葡萄園裏，覆蓋的土太淺，很快被人發現。這是一件命案，引起警察方面注意。日本憲兵隊以為和抗日活動有關，加強偵察。我雖已向重慶建議，而不能阻止悲劇發生，內心非常難過。

李廣和，山西襄垣縣人，曾主持過太原外國

語言學校。其兄李德和辦過山西鹽務，所以他們一家是地方豪門。李廣和係天主教徒，民國二十七年夏天，跟雷鳴遠神父到達武漢。由雷神父推薦給委員長蔣介石批交軍統局處理。他說可以在華北號召游擊部隊，於是派往北平工作。實際上，他並無任何號召力量，完全是亂蓋。李廣和相當胆大，敢攜帶槍枝，在大街上晃盪。周世光派他為行動組長，他很樂意這項工作，很聽周世光的話。

李廣和在北平毫無顧忌，向同鄉們誇耀，他是中將軍事特派員，頗為自豪。在當時軍統局工作同志，祇有職稱，並無官階。戴笠將軍身為軍統局副局長，實際負責人，官階亦僅少將，而李廣和居然敢在敵後自稱中將，可知其不知輕重深淺，荒唐到家。

中秋過後，天津傳來不幸消息。中秋後第二天，天津區長曾澈，組長陳賚一、王文，軍事專員鄭恩普等被天津日本憲兵隊逮捕，情況嚴重。平津唇齒相依，敵人既在天津得手，必然依此線索，向北平擴大行動。所以天津出事，立刻威脅到北平的安全。趕緊告訴世光，北平絕對不能再進行行動工作，一切計劃，必須立刻停止，以策安全。

正在此時，劉藝舟兄來到北平，接長北平區的工作。藝舟之來，我希望能和緩北平危機，甚至能夠完全避免。辦理移交，應當由副區長負責。可是世光按兵不動，若無其事，不談移交，藝舟要我催促。我既督察華北工作，重慶應當給我命令，負責監交。但始終沒有奉到這項命令，也

不知是有命令，而沒有轉給我？我祇能以私人關係勸說世光，不能以監交人身分督促他辦理移交，效力不大。

藝舟眼看情況日益惡化，急欲接收，以便調整工作，應付緊張局面；幾乎每天都來找我。世光兄似乎很怕見我，盡力閃避。他和李廣和正在進行一件行動工作，怕我阻撓，不讓我知道。

一槍引發北平大難

於公於私，我必須幫助藝舟，不能置若罔聞，約世光懇談一次。他說：「現在正進行一件計劃很久的的工作，很快可以完成，完成之後，立刻移交。」

「我已和你說過，天津出事，危及北平，應當全力防範，絕對不能再做行動工作，給敵人以偵破機會，為甚麼還要這樣做？」

「箭在弦上，不能不發。」

「如不停止，禍患立至。我們關係非淺，為你設想，應該早日離開北平。我已電局本部，天津出事，我願冒險去收拾殘局，你可從平綏路到後套，返回重慶，順路代我視察綏綏尚未視察的工作。」

「這一年來，北平沒有做出一件驚天動地的的工作，比不上上海，也比不上天津，我真沒有臉回去見戴笠先生。」

「你在北平辛苦這些年，沒有功勞，也有苦勞，用不着再計較甚麼成績好壞。你要知道，你的工作再不好，回到重慶是北平回來的周世光，再好，還是周世光。現在環境如此險惡，好些人

想走走不了，我替你負責，讓你擺脫險境，為甚麼還遲疑不決？」

世光沈默不語，未說可否。他好像着了魔，我的話半句也聽不進耳朵。他和李廣和進行的計劃，終於成爲事實，在西單附近開了一槍，打傷一個微不足道的漢奸，却引發北平的大難。

我勸阻無效，留在北平不起作用。而北平已經風聲鶴唳，有一接頭機構已被破壞，我不能坐以待斃，必須早日離開，進行我未完成的工作，視察綏綏。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早晨，離開家，秀夫送出胡同口，街上冷冷清清，不見行人。前門車站，據說敵偽組織已派人監視，有被捕的同志指認來往行人，所以，不能去前門車站，改由西直門車站上車。

在張家口住了五天，同志們憂心忡忡，深慮天津的惡風吹到張家口。由張家口到大同，住在大同組，組長張靜齋（存仁）兄開一脚踏車修理店，以爲掩護。我們西安分別，已整整一年。

妻聞我死自殺三次

到達大同的第四天，也就是我離開北平的第九天，綏遠站站長陳燦如從北平來，他說周世光於前天——二十四日被日本憲兵隊捉去，北平已陷入紛亂狀態，同志們人人自危。第二天偕燦如赴歸化城，視察綏遠站的工作。燦如係馬漢三的親信，對周世光非常不滿；對世光被捕，不但不同意同情，反而有些幸災樂禍。可知周、馬之間的磨擦，已嚴重到甚麼程度，實屬不幸。

綏遠站電台台長張世傑赴張家口公幹歸來告

訴我，張家口警察局接到日本憲兵隊的通知：「藍衣社喬某、張某在蒙疆活動……」可見敵人對我和張季春兄的行踪已很注意，且知我們已經來了察綏。

接到重慶十萬火急的電報，要我趕快去北平。電文：「北平工作被破壞，希兄星夜赴平，遲去一分鐘，則失去一分鐘效用。」未雨而不綢繆，我的若干建議，都石沉大海，現在平津接連出事，才知一分鐘的重要，為時晚矣，我去何用？

日本憲兵隊可能已經了解我的職務，成了搜捕的最大目標。此時去北平，無異自投羅網，白去送死，而且會影響華北各地組織的安全。重慶這項處置，有些手脚無措，我不能冒然接受這種命令，決定先去太原，督察山西工作，看看情況有何變化，再行處置。

到達太原以後，電報追跡而來，還是要我趕快去北平。山西站站长薄有鏡兄、副站长李繼賢（希紹）兄分析目前情況，都以為我萬萬不能去。自己去送死事小，影響華北各地工作事大，要我考慮。

「這是第二次催促命令，非去不可。」我說：「違抗命令，不但罪不可赦，也表示懦弱怕死。身為軍人，寧可服從命令而死，也不能屈辱偷生。」

和白蓮丞兄伉儷商妥，由梁秀娟大嫂陪同我赴北平，我必須和家人隔絕。她對北平情形非常熟悉，住處由她選擇，比較安全。我已在大原辦妥良民證，決定次日動身。夜十點多鐘，正準備睡覺，接到重慶電報：「兄平寓有日人坐守，希勿赴平，返渝。」始知我家已被日本憲兵隊監視，逃不過牽連。

千人會餐慶祝脫險

經清源張振聲（秉鈺）兄策劃，從清源馬峪入山，經古交，至靜樂縣境第八專署，請專署秘書張捷西（功譜）老師開一張通行證件，經第二戰區，渡黃河，到西安。不意山西新舊軍正發生衝突，此路不通，祇好下山，夜闖人靜，潛回家中。妻和兒女在岳母照顧之下，於前一天回來。我妻後來被捕、自殺、我家被抄，被監視經過，一一詳悉。

我去張家口，沒有告訴任何人。世光被捕的第三天，日本憲兵隊到真如境我的寓所逮捕我，撲了個空，以為我仍然藏匿北平，將我妻捉到沙灘北大紅樓日本憲兵隊，拷問我住在何處。她回答不知道，也確實不知道，沒有牽連任何同志。關了三天，敵人在她身上榨不出甚麼油水，無奈放她回家，派人守候，告訴她：「你的丈夫已經捉到了，所以放你回家。」

她信以為真，記得我常說，一旦被敵人捉去，祇有一死，沒有第二條路子，萬不能牽連任何一位同志。我既被敵人捉去，必死無疑，她也不想活了，下定決心，一死了之。先吞金，拉下來，死不成。再自刎，被監視的漢奸送往協和醫院。住醫院要跳樓，被醫院把她的手腳綁在病牀上，一直到傷口療好。

我妻三死要死而死不成，真可說命大，但精神已經失常。敵人守株待兔，整整兩個月，沒有半點收穫，眼看家中衣物賣光，無以生活，於是敵人在她上衣上縫了一枚精神病患者的布條，遣送返鄉。

二十九年三月，我回到重慶。四月，藝舟兄也回來了，戴笠將軍非常高興，舉行一次盛大的

歡迎會，千人聚餐慶祝藝舟脫險歸來。

藝舟說他並不知道北平區已經出事，也不知道周世光被捕，他希望早日移交，去一接頭處，想找世光談談，正好掉進陷阱。他被捉到日本憲兵隊，關了三天，他是大商人身份，應付得法，獲得釋放。世光遲遲不移交，使他置身事外，逃過此次大難，萬幸！萬幸！

冒牌中將回到重慶

五月間，李廣和也回來了，住在中央飯店。日本軍閥在華北橫行霸道，製造作戰藉口，以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，高喊三個月滅亡中國。現在打了兩年仗，越陷越深，不能速戰速決，組織了南京汪精衛偽組織，作為和談的對象，戰爭仍然結束無望。華北敵軍也想製造和平空氣，瓦解我們的戰志。

李廣和被捕後，自稱中將軍事特派員，一個中將，在日本人心目中，分量很重，有利用的價值，於是將他釋放，要他到重慶，為日本人做和平活動。

他告訴我，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部要他回重慶進行和平運動，如果有效，被捕的人統統釋放。他說：「我們打不過日本人，不能再打了。他們願意和我們合作，共同打共產黨。」我正告李廣和說：「七七事變，委員長 蔣公在廬山向全世界宣佈，一旦抗戰開始，絕不中途妥協，一定要抗戰到底。這就是我們的抗戰國策，誰違反這個國策，誰就是漢奸，你居然敢在抗戰國都重慶胡說八道，為敵人做和平活動，你不怕被捉去，以漢奸論罪嗎？我可無法救你！」李廣和才不敢再胡說八道。不敢為日本人做和平運動。